

纪念李凌诞辰110周年交响合唱音乐会隆重上演

# 著名指挥家李心草：广东音乐为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赋能



李凌(资料图)

文/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纪念李凌诞辰110周年交响合唱音乐会”近日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上演。《黄河大合唱》这部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经典作品在星海音乐厅再次响起。

本场音乐会由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李心草，中国交响乐团常任指挥黄焕执棒，来自中国交响乐团、中国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的艺术家们联袂演出，用音乐的语言深情缅怀著名音乐家李凌，追忆他对音乐事业的卓越奉献。

演出间隙，李心草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他深情回忆了李凌的先生之风，并表示广东是一块能孕育伟大艺术家的神奇土地，广东音乐为中国交响乐民族化和中国音乐在全世界的推广、发展和创新提供了能量。

## A. 音乐大师来自广东江门

李凌是广东江门籍著名音乐评论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活动家，中国交响乐团首任团长、中国音乐学院原院长，2023年是李凌先生诞辰110周年。李凌是中国新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他1913年12月6日出生于江门台山，曾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他先后创办《新音乐》月刊，成立“新音乐社”，创建中华音乐院。1949年后，他历任中央音乐学院教务副主任、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团长、中央歌舞团副团长。1956年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成立，李凌担任首任团长，1978年任中央乐团领导小组负责人。后历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音协副主席。2001年荣获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奖章。2003年11月3日病逝于北京。

李心草对羊城晚报记者忆道，自己第一次跟李凌面对面接触，是30年前在李凌家中的小

聚：“时间很短，我印象当中是半个多小时不到。李凌先生当时并没有说太多话。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永远忘不掉的是他的笑容，他一直很慈祥地看着我笑，鼓励我好好学习、继续努力、戒骄戒躁等等。”

李凌在音乐教育、音乐发展、音乐评论、理论研究、音乐舞台实践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李心草感叹：“我至今都很惊奇，他是如何做到的，他为何能够在方方面面都做得这么好、这么到位。”

作为著名的音乐评论家、音乐教育家，李凌留下的文字比音符要多。李心草表示：“尽管如此，李凌先生的文字如一部浩瀚的交响乐总谱，他这部总谱需要我们音乐人一代一代演奏下去、传承下去。我觉得，‘李凌’二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他是一个象征、一块丰碑，是中国音乐的符号，也是中国音乐历史的符号。”



《黄河大合唱》伴奏乐队，后排左一为李凌(资料图)



李心草(受访者提供)

## B. 与《黄河大合唱》缘分匪浅

“纪念李凌诞辰110周年交响合唱音乐会”以交响乐《红旗颂》拉开序幕，交响乐曲《海霞》选段、《南国》等经典曲目将继续奏响。其中，交响乐曲《南国》是李凌的代表作品，歌曲旋律优美、饱含深情，极富南国特色，寄托了李凌对家乡、对亲友的无限眷恋。

本场演出的最高潮，则是中国交响乐团及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合唱团、星海音乐学院星·声合唱团在指挥李心草的带领下，以近180人的宏大演出阵容，演绎了气势恢宏的音乐巨作《黄河大合唱》。

众所周知，在众多版本的《黄河大合唱》中，由著名指挥家李心草在指挥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创作组共同改编的“中央乐团演出本”成为后来演出最频繁、影

响最广泛的版本。从1940年到2015年的75年间，严良堃指挥了多达千场《黄河大合唱》。后来，李心草接过严良堃的指挥棒，延续了《黄河大合唱》的不朽篇章。

至今，李心草指挥此曲已达数百场之多，在不同的演出中，李心草对常演常新的《黄河大合唱》有了更深的见解与感受：“《黄河大合唱》在舞台上久演不衰，每一次演奏演唱的时候，我都能得到新的体会，都能感到热血沸腾。新时代，当我们再一次唱响《黄河大合唱》，我觉得更多的意义是一种鼓舞，尤其是鼓舞年轻一代，为了祖国的强大去奋斗、去努力。”

李凌与《黄河大合唱》有深厚的缘分。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由抗战演剧队第三队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李凌负责

了二胡演奏。

1940年，李凌在重庆创办《新音乐》月刊后，陆续刊登了《黄河大合唱》歌谱，并参与在重庆的演出组织，《黄河大合唱》演出本总谱(五线谱本)也由李凌从延安带到国统区。

1942年，《黄河大合唱》在缅甸曼德勒的云南会馆上演，这也是《黄河大合唱》第一次在国外演出，李凌担任了艺术指导。

“我想说不仅仅是《黄河大合唱》，在中央乐团时期的时候，有很多经典的民族化交响乐作品，都是由李凌先生带头组织完成的，有原创的，有改编的，还有整理的，比方说交响诗《穆桂英挂帅》这些经典。”李心草对羊城晚报记者感叹说，“李凌先生始终站在幕后，他以一个组织者的角色来引导大家、号召大家完成作品。我觉得，如果没有他强大的号召力、感召力和个人魅力，这些作品也许无法那么惊艳。”

## C. 广东音乐为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赋能

身在北京数十年，李凌心中依然牵挂着家乡广东，粤剧、粤曲和广东音乐等岭南艺术瑰宝，是他和家乡的纽带。早在延安时，李凌便与广东籍音乐家组成“五架头”，在驻地演奏广东音乐。1953年，他编著出版了《广东音乐》(1-2集)，又于1956年发表《怎样欣赏广东音乐》专题文章，为传承与发展广东音乐操心劳力。

每次回到家乡台山，李凌都会向台山的广东音乐工作者了解情况并提出建议。南下广州时，他最爱欣赏的也是广东音乐、粤曲、粤剧的表演，撰写了一系列推介红线女、谭佩仪、林锦萍、潘楚华、倪惠英、黄金成、余其伟等人艺术成就

的评论文章。他曾在文章中表达心中愿望：“我想，广东音乐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酝酿、积蓄精力，多方探索，以求突破，将会出现新的成就，这是可以期望的。”

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李心草亦提到广东音乐人才辈出，广东这块神奇的土地赋予了艺术家们极大的天赋，孕育了很多艺术家：“李凌、冼星海、马思聪、林耀基……在风云飘摇、战火纷飞年代里，能够从广东走出这么多影响中国半个世纪以至百年的伟大音乐家，这非常了不起。”

同时，李心草还表示广东音乐里有非常丰富的、不同的音乐

素材和音乐内容：“广东音乐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承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素材，广东音乐为中国交响乐民族化和中国音乐在全世界的推广、发展、创新等提供了能量。”

李心草认为，包括广东音乐在内的民间音乐是我们中国人进行音乐艺术创作所依赖的最根本的东西，也是灵魂所在：“我们所有伟大的作品，它的素材、它的源头都在我们老百姓身边，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创作都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广大音乐家们认识到这一点，从这点上出发，才能不断挖掘出更多的素材，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才能真正地把中华音乐传承和推广下去。而这也是广东音乐带给我们最大的财富。”



纪念李凌诞辰110周年交响合唱音乐会演出现场 羊城晚报记者 刘畅 摄

## 露珠非珠，却自有一番难得的湿润；草萤非火，却自有一番独有的光亮

一连两天大雪漫天，待在家中，无所事事，脑子里忽然冒出这样四个词：人微，命轻，名贱，事小。

年轻时，容易自命不凡，以为天降大任，少年心事当拿云。崇尚的是“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是“白马悬雕弓，何处无春风”。其实，这是对世界认知的浅薄、对个人欲望的膨胀所致。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科学家说过：在庞大的大自然面前，人不过只是一个比例中项。他指的只是在自然界面前，还有社会与政治更为复杂的世界呢，虽说人是万物之灵长，其实，作为我们普通人，在这个浩瀚的世界里，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沙。

明白了这一点，命轻就好理解了。不要说在意外的战争、灾难或病魔面前，人的命轻如草芥，轻而易举就会顷刻倒下。就是在庸常的日子里，人的命一样轻如薄云，即使曾经的花容月貌，也会被日复一日琐碎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消磨成一

## 雪天四悟

□肖复兴

枚干瘪的话梅核。就是那些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皇上皇后，又如何呢？如唐明皇或慈禧太后，不一样在逃难中狼狈不堪吗？所以，放翁诗中道：“逢时有命求何益，触事无心得最多。”

功名利禄，是很多人渴望的，读书人尤甚。小时候，我父亲的口头语之一便是：小时吃窝头尖儿，长大做大官儿。尽管他从小就吃窝窝头，到老也只是一个20级的小科员。放翁年轻时，功名心更强烈，“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老后一再感慨“少年妄意慕功名，老眼看来一发轻”；反思“一声羌笛起何声，洗尽万里功名心”；自嘲“一生自笑闲中过，不为功名也白头”。

人、命、名这三者明了，便会把事情看淡看轻看小，便是放翁晚年所言：“老觉人间万事轻，不妨闲处得闲行”。我们凡夫俗子的人生这一辈子，可不就是由一件件小事构成

的吗？没有这样一件鸡毛蒜皮芝麻粒谷子一样的小事，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只褪光毛的白斩鸡。

想起法国音乐家德彪西的一桩轶事。小时候，家人给他们几个孩子钱去买早点，别人都买大个的东西吃，唯独德彪西买小的。别人问他为什么？德彪西说：“大的让我恶心”。尽管说得有些绝对，他确实一辈子恪守对小的偏爱与尊重，他创作的绝大多数作品是小品，没有一部那个时期最辉煌最热门交响乐。

在崇尚宏大叙事或豪华场面乃至好大喜功的价值观念面前，小常常容易被忽视，被不屑一顾，甚至有意无意被踩在淤泥里。在露珠和珍珠面前，我们容易选择珍珠；在草萤和火焰面前，我们容易倾向火焰。但是，露珠非珠，却自有一番难得的湿润；草萤非火，却自有一番独有的光亮。能够湿润我们业已粗糙情感的，常常不是价值连城的珍珠，而是

清晨打湿我们衣襟的露珠；能够温暖我们内心的，常常不是小说和电影《简爱》里制造出来桑菲尔德那弥天大火，而是夜晚晚景点灯亮远远地平线那星星点点的萤火。

所以，尽管我们的一生都是小事而已，也不必自惭形秽。即使我们人微、命轻、名贱，毕竟有这样充满一生的件件小事，湿润着并温暖着我们自己。

雪，还在纷纷扬扬下着。也还在读放翁的诗。

读到这样一句：“布衾常不暖，夜夜亦安眠。”我们比他强，不至于布衾不暖，更应该夜夜安眠。

还读到这样一句：“小草数行字，残花一曲歌。”在他的眼里耳里，小草可以书法成字，残花可以迎风吟歌。我们呢？我们可以没有他写诗的本事，但面对这个大雪纷飞的寒冷世界，我们有他这样的眼睛耳朵和敏感而温暖的心吗？

## 世间事，人情，初一切从初开始

□李辉

我初出茅庐，挑战规矩，并且挑战失败，年仅八岁。

楚河汉界，黑红对阵，刚刚分清将帅和兵卒，会背几句口诀，我非要跟父亲下象棋。马走日，象走田，车杀一溜烟……以为马能离地飞——我的红马吃父亲的黑车，手舞足蹈正要拿下，父亲单指按住他的车：你马蹩腿，吃不了我的车。

八岁，怪我高兴得太早。父亲说这是规矩。这次不是逗我玩，初战告负，气也没用，哭也没用，双手双脚跪给一指，世界不允许一个人靠破坏规矩战胜另一个人。

我是太初级的棋手，红与黑，或者黑与白，规矩都需要慢慢懂。六岁输棋不可笑，七岁另一件事才丢人。

七岁的夏天头发长，长长的头发，和长得听不懂话的小孩，都会去修理。村里没有理发师，大人都是理发师。父亲先用剪，咔嚓咔嚓，后用推，咯吱咯吱，最后拿来一把刀，嘟嘟嘟嘟。

我的身子蒙在布里，眼睛蒙在鼓里。眼睛蒙在鼓里，是因为

父亲故意挡住镜子。布解开，父亲走开——我哭，哭镜子里的小孩，哇哇哇，黑头不见了，脑壳亮闪闪，光秃秃。人生初见，这样子，怎么出门闯荡小孩的江湖和更大的江湖？我哭。我的哭，惹来笑，我更哭。

头发啊头发，小孩啊小孩，犯了什么错，以后都要好好长。六岁的笑和幸福，来自母亲。那个早晨，我念着两个字，初、一、初、一，从梦里笑醒。母亲愿意作证。笑醒，美梦变现实：大年初一穿新衣，穿上新衣吃饺子。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吃一个饺子，念一遍，五个初。念一遍，吃一个饺子，美滋滋，乐呵呵。

一好吃不如饺子。过年才能吃饺子。——都是因为五斤玉米才能换一斤白面。母亲竟然说，初一到初五，都算过年。我盼初，念初，可以连吃五天饺子。我听母亲的话，母亲听一个字的话，三十过去，初一一到，母亲兑现美味承诺。

六岁，我从来没有这样喜欢和欢喜一个字。多少年以后，我叫它

初心。

已经从初一念到初五，还想到初六念到初十。母亲说，有了新衣，已经很美，就不要再想那么美。最美的一天，是五岁生日的第一天——母亲端上大年初一的饺子之前，我先穿上母亲做的新衣。

为了这新衣，母亲动用了春夏秋的锄镰和冬的针剪，以及磕磕绊绊的手艺。新年临近，新衣做完。母亲收拾起裁剪刀，藏回属于她的领地；叠好新衣，放进柜子。让我等初一。

最初也最美的记忆便开始了……

许多年过去，父亲早就不再给我理发，母亲也不再给我裁剪新衣。我却想起他们解释一个字：初，左边是衣，右边是刀。用刀裁布是制衣之始，所以“初”是开始，开端，第一，当然，也是弱小、低等、初级。

所以，初，才需要母亲的裁剪与父亲的修理吗？

世间事，人情，一切从初开始。

## 道无小大，大而天下，小如一乡一国，有不语，语则无小不大

广东先贤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序中说，其书止语广东十郡，人以为小，而自以为“道无小大，大而天下，小如一乡一国，有不语，语则无小不大”，故“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夫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并因此成为经典，被频繁征引；顶着“食在广州”这个光环，坊间征引最多的一句则是：“计天下所有之食货，东粤几尽有之；东粤之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之也。”只可惜大家都会错了意——这“食货”，绝非“食材”，更非“吃货”。

“食货”，正如“老祖宗”《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货殖”，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即经济或商业行为，所以民国时期有一家老牌杂志，后来在台北还有延续，就叫《食货》。在《广东新语》中，它也并非见于“食语”而在“事语”的“食语”条。先说：“吾广谚以富饶饕餮，仕宦者以为富，无论官之大小，一捧尊手，靡不欣欣过望。长安戚友，举手相庆，以为十郡膺境，可以属履膺背。”然后在此背景下才提出“食货”之说：“嗟夫，吾粤金山珠

## “食在广州”始于何时？

□周松芳

海，天子南库，自汉唐以来，无人而不艳之。计天下所有之食货，东粤几尽有之；东粤之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之也。”至此，如果一个中学生来做阅读理解，也会把“食货”理解成各种珍珠宝贝了。

这里还须提出一个要“打假”的话题，即今人包括历史研究者，几无不把“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理解成清代一口通商的盛景，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屈大均时代，口岸虽未禁绝，即便开时，贸易量也是很小的，平均每年最多两三艘外洋船只，成不了局面。他所描述的是广州外贸的历史盛景，而非现实情景，当然最可能建基的，是明代隆庆后一口通商所形成的盛景，如万历十九年汤显祖在《广城》二首中的形容：“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无独有偶，明初孙贻《广州歌》咏味，也是元代的外贸盛景：“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嵯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室家。”明初海禁更严，曾经“片帆不许入海”，所以诗的诗句是“回首旧游歌舞地，西风斜日淡黄昏”。其实，我

们可以进一步说，《广东新语》里诸多关于广州商业繁华的描述，应该都是基于明代，而今人屡误作清时，这是需要再三注意的。

再回过头来说广州因为外贸致富的历史盛景。早在《晋书·吴隐之传》就有“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篋之宝，可资数世”的记录，并因此形成了“食泉”传说，说广州附近有食泉，官员饮之而致贪；吴引之当然不屑此说，“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酌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厉”。但个别的清官改变了不制度性的贪腐，稍后更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的传说。

最后我们要说的，即便外贸能致富，但是，亦如屈大均所说：“故今之官于东粤者，无分大小，率多股民以自封。既得重资，则使其亲串与民为市，而百十奸民从而羽翼之，为之龙断而罔利。于是民之贾多于市，而官之贾七十。官之贾本多而废居，以其奇货，绝流而鱼，其利尝获数倍。民之贾虽极其勤苦，而不能与争，于是民之贾日穷，而官之贾日富，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这样官富民穷的官是：“民曰穷而盗贼日炽，其祸不知所底，非有圣君贤相，端本澄源，以节俭为之倡率，禁难得之货，明食墨之刑，则东粤一隅，何以有匹夫匹妇之性命也哉。”

——性命都不保，饮食繁华如何支撑？或者是“食在广州”如何有坚实的基础？所以说，“食在广州”，实在是晚近民族工商业发达以后，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才渐渐形成并跨省出圈的。



南天竹(纸本设色) □王军伟

## 斑驳的两首《钗头凤》在乍起的寒风中静静伫立，似在讲述千年前的凄美爱情故事

## 伤心沈园

□梁源

初冬下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绍兴的老城区，从林荫下的鲁迅中路南跨过小石桥，便见到一座石牌坊，牌坊上方的“沈氏园”三字是1962年郭沫若先生到绍兴时的手笔。

踏入沈园大门，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诗境园，园子南侧被绿植簇拥着一块高高的太湖石，这便是“诗境石”，石上刻着的“诗境”两字取自陆游的诗。此石奇形怪状，尽显太湖石“瘦、透、漏、皱、丑”五个特点，也象征着陆游的一生报国无门、情感曲折。

沈氏园原为南宋时期沈氏富商的私家花园，占地70余亩，但千年间历经多次变迁，至新中国成立时已萎缩为不足5亩，至在原址挖掘、数次扩展，现已形成了古迹区及南苑、东苑共三部分，总面积已近60亩，楼台亭阁、假山池塘错落有致，园中红黄间杂的树木正透着秋冬的气息。

陆游是绍兴人，生逢北宋灭亡之际，后人评价其“诗词文兼具李白

的雄奇奔放与杜甫的沉郁悲凉”；古迹区东侧的双桂堂便有一副楹联：“铁马秋风大散关前长饮恨，断云悠梦沈园里更伤情”，很好地概括了陆游一生的家国情怀。

陆游年轻时与表妹唐婉相识，后陆家以一只家鸭作信物与唐家订亲，婚后夫妻两人恩爱有加。怎料陆母封建礼教思想严重，认定小夫妻沉溺于儿女私情，会耽误儿子的功名前程，况且三年未育一孩，遂强令陆游休了唐婉。此后，陆游另娶了妻子王氏，并生有三子，唐婉也改嫁了皇族宗室赵士程。

数年后，陆游到沈园春游，邂逅唐婉与赵士程。唐婉征得赵的同意后，以黄酒、佳肴款待陆游，陆游深感其情，怅然久之，酒后挥毫在沈园墙上写下了千古绝唱《钗头凤·红酥手》，一句万般无奈的“山盟虽在，锦书难托”尽诉其满腔悲情。后来，唐婉发现陆游的词，也和了一阙，随后抑郁而终，但可惜唐婉的词没能全部流传下来，后

人不忍让唐婉的才情埋没，便依断句补全了《钗头凤·世情薄》，那句“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也将唐婉的悲苦展现无遗。

68岁那年，陆游重游沈园题诗《离魂诗南有沈氏小园》，一句“环壁醉醒尘满漫，断云幽梦事茫茫”道壁了其四十年来对唐婉的无尽思念。其后，直至临终前一年的84岁，陆游曾两次重游、一次梦游沈园，也先后留下了“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等名句，充分表达了陆游对唐婉的缱绻之情。《宋诗精华录》对此亦评价道：“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绝等伤心之诗。”

在古迹区南侧，建有一堵用沈园考古挖掘出来的旧砖所砌成的碑墙，墙上嵌有陆游的《钗头凤》词和唐婉的和词刻石，历经多年风雨的洗礼，斑驳的两首《钗头凤》在乍起的寒风中静静伫立，似在讲述千年前的凄美爱情故事。